

自備適用

高小論說文範

卷三

上海會文堂書局發行

高等小學論說文範卷三

范文正公為秀才時即以天下為己任論

用折筆作
翻

鼠輩不足

與議

出秀才字

鄭重

再用翻騰

之筆文勢

達勁

轉入正面

天下者國民與有責焉者也。天下興國民之榮也。天下亡國民之辱也。今之漠視天下者，輒謂天下興亡，彼衮衮者任之，而不知彼固無遠志也。彼其所謀，所事爵位之赫也，金錢之積也，姬妾之衆也。彼又烏知天下事哉！然則天下孰任之？曰：秀才任之。夫秀才亦多矣。吾見有橫行鄉曲者，焉有薰心利祿者，焉求其以天下為己任者？什不得二三焉。嗚呼！此秀才之所以賤也。乃若范文正者，當其為秀才時，貧富貴賤不一動其心，而常慨然有志於天下。夫以秀

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即是此意

直起老
隨手推開
文便寬展
此段寫奢
之奉法全
是愛國主
義非欲博

才而肩天下之重。天下之人實利賴之。豈必有位於朝耶。嗚呼。文正往矣。後之秀才當如何聞風興起耶。

世稱三蘇之文如行雲流水。吾草此篇時。機神諧暢。自謂髣髴似之。

趙奢守法論

史稱趙奢為田部吏。收田稅之官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治之。趙平賴之以強。夫平原君趙之貴公子也。田部吏官之碌碌者也。烏得與平原君抗。然而奢以為法者。趙之法也。無法是無趙也。趙既以法授我。不問其為貴族也。為平民也。但有軼乎法者。即得以法治之。如此而後。趙可強也。雖

強項之虛

名也

太史公謂

平原君翩翩然濁世

之佳公子

吾亦云然

此意更遠

吾聞親貴

之壞法者

屢矣為之

一嘆

游藝字有根

然平原君亦賢者也。如自恃貴介，首先壞法。趙奢其奈之何？且以平原君之氣力，與從事者之橫恣，不難執趙奢而殺之。趙奢又奈之何？然則奢亦幸而免爾。今世非無趙奢其人者，而平原君不可得，則法終不行，而國隨以亂。嗚呼！吾賢趙奢，吾於平原君尤慨想流連不置云。

註釋

碌碌

音祿。與錄通。碌碌隨從之貌。史記酷吏傳。費九卿碌碌奉其官。論語註。碌碌庸人。

筆有光芒，義挾風霜。一出一入，字值百金。

游藝說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而吾夫子之教人也，自志道據德依仁而外，亦曰游於藝。夫自聖人言之，

善於剖解

蓋胸生層
雲

情景逼真

農工商部
日在夢中
何曾想到

仍歸到游
子作收

則曰游藝自吾儕言之則曰習藝何則游者泛覽之謂也
習者專治之謂也蓋時至今日科學大進人執一業猶思
弗勝而謂僅以游焉者當之乎且夫藝之有益於人也大
之則報國小之則營生泰西無人不習藝故既富且強吾
國反是故貧弱日至士大夫既厭薄之百工徒隸之人又
無學問以濟其窮徒恃十指為朝夕餬口計嗟夫此藝之
所以日益苦窳而商戰亦坐是敗歟今試下一令曰有能
製奇器以富強吾國者朝廷立重賞之如是而藝之蒸蒸
日上也可豫決矣雖然吾聞西國有學藝會焉人每出其
所得以相研究斯亦相觀而善謂之摩之意也則仍無易

乎游之一說也。

註釋

苦窳

苦果五切音古。或作楛窳。以主切。庾上聲。器之濫惡者也。

語既精刻。筆復軒豁。富國足民。以此為券。

墾荒議

彼有殖民
部試問我
何如

白山黑水

彌望荆燕

亦題中應
有之義

西人之闢新地也。凡以為殖民計也。因地之利也。遂民之
生也。今吾國亦駸駸患人滿矣。而睡夢之政府。惟知肢削
生靈。渺不識殖民為何事。且并吾固有之地。而荒棄之。或
曰。此無俟政府之提倡也。吾民之有實業思想者。或糾合
公司。或號召團體。擇其荒蕪不治之地。獨畫一區。曰。畬曰。
畬。以惠吾無量數之窮民。豈不幸甚。雖然。特患吾民方攘

商辦輪船
公司鐵路

公司其前

車也

水旱偏災

屢見報端

滴滴歸源

彼哉彼哉

一口吸盡
西江水

探原立論

之。別。之。而。政。府。忽。思。染。指。焉。任。事。者。有。不。聞。而。意。阻。乎。夫
西。北。之。荒。固。已。即。東。南。號。稱。沃。壤。然。若。者。以。水。廢。若。者。以
旱。廢。豈。盡。人。事。之。克。修。耶。故。吾。謂。墾。荒。盛。舉。也。必。政。府。挽
之。於。上。人。民。推。之。於。下。而。後。全。國。無。不。毛。之。土。也。嗚。呼。此
非。司。農。之。責。歟。

註釋

蓄畬

蓄音緇。畬音余。禮坊記。引易不蓄畬。鄭注。田一歲曰蓄。二歲曰畬。三歲曰新。

不。瘠。不。肥。詞。意。相。生。妙。在。一。氣。團。結。無。一。語。支。出。題。外。

說法律

法。律。者。非。以。束。縛。人。民。也。使。人。人。日。游。於。法。律。之。中。而。後
天。下。可。治。安。也。夫。古。之。時。風。俗。醇。厚。人。民。之。道。德。高。尚。無

精深透闕

名論不列

此時勢為
之無可如
何也

英美各國
庶幾近之

有公天下

之心者而
後可以立

憲否則吾
為之懼

琅初無事法律也。今也不然。爾詐我虞。機械百出。有法律以範圍之。尚恐其潰決也。無之而更何以為治也。且法律之至者。猶道德也。何則。道德之制裁為無形的。法律之制裁為有形的。今既不能使無形者還之於隆古之世。則有形者之防禁亦正所以濟其窮也。雖然。能一方以法律繫之一方。復以道德浸之。則人民交受其益。較之全恃法律者。似不可以道里計也。嗟乎。為治而至論法律。已寔失古聖人之意矣。乃若法律而復參以私焉。則吾不知此似是而非者。果能行之無阻耶。

剝膚存液。靈警異常。是文之以意勝者。

答友人言實業書

揭明來意

此段言前

清政府之腐敗

此段言新

國民於實業思想亦甚幼稚

此段言歐

風美雨彭

來書謂吾國實業衰落。皆政府不知提倡之咎。意非不是也。某則謂昔之持政柄者。盡行尸走肉。其於社會生活狀態。如隔十重雲霧。毫未有見。斯固無怪其然也。獨自政體改革後。彼自命為國民。而又廁先進之列。亦泄泄焉。沓沓焉。對於一切實業。無毀無譽。每好以冷眼觀之。乃者二三志士。或議築路。或議開礦。或議興種種實業公司。方具一絕大希望。以為富國券。而金融逼迫。資本艱難。雖志大言大。其如此妙手空空。何哉。嗟乎。外人之所謂經濟的政策。已如狂風怒潮。橫被東亞。而我之室廬之財產之生命。恐

是急然
此段言興
實業不如
由小及大
較為易也

直起頗似
史筆
虛虛一轉

不能稍緩須臾無恙也則何如急則治標先集小工團以
我之天產之富人工之廉集數十百小工廠以從事尚非
甚難他日大業可興綜而合之亦較易也書不盡意珍重
珍重某上言

註釋

行尸走肉

拾遺記任永曰夫人好學雖死若存不學者雖存謂之行尸走肉爾

語有分寸不作夸誕之詞坐言起行當推此種

宋太祖杯酒釋兵權論

宋祖從趙普之計令石守信等罷典禁兵以功名終其待
遇勳臣不可謂不厚也雖然猶未盡焉夫守信等皆忠亮
死節之臣與宋祖共定天下剖符襲爵世世弗絕其分也

乃慮其權重。謂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者。汝亦不得不為其欲久竊帝位。已損讓賢之美。而君臣之間猜嫌未泯。則尤局量之褊也。夫能推赤心置人腹中。豈真有好為亂者。不然。能禁彼等之怏怏乎。且幸而守信等皆從命。不然。兵權在掌握中。稱帝稱王。非即旦暮間事乎。故吾謂守信等純臣也。宋太祖賢君也。而私心未淨者也。惟其恩遇臣下。俾全晚節。視漢高之宇內甫定。即殄醢韓彭。則舜與跖之分也。嗟乎。此張良之所以願從赤松遊。范蠡之所以扁舟掉五湖也。

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此蒯通之所以曉韓信。

起得簡老

剖詰精確

意翻空而
易奇

造句新穎

改良刑律
文明初基

也。千古雄猜之君。率用是道。而為虎作倀者。欲遂共
享安樂。宜醢其肉。賜諸侯矣。石守信等亦幸而免耳。
祥刑說

尚書呂刑篇言祥刑者再。蔡傳曰。刑。凶器也。而謂之祥者。
刑期無刑。民協於中。其祥莫大焉。是也。夫古之時。畫象而
治。無所謂刑。何所謂祥。至中世。乃有肉刑之制。而治益荒
矣。項者。秦西諸國。人澤其教。家有其富。庶幾刑措焉。獨我
黑閻獄吏。天性鷹擊。其視人命也。若管其視王章也。如戲。
去慎刑尚遠。而欲其治象。蒸蒸與上古媿隆。抑又難矣。雖
然舊者滌之。新者擷之。刑法之改期於大中。不獨己國能。

領事裁判
權尚未撤
去其於刑
事有玷耶
大有玩世
之意

稿是續過

孝經

轉筆出人

意外

遵之。列國亦能遵之。如是雖與祥刑之治。猶有選庭焉。然
法權要自弗失也。嗚呼。世未大同。人慾益肆。民之作奸犯
科者。蠶起能毋淫刑以逞已為難得。尚安望畫象之美耶。

註釋

刑措

謂置而不用也

鷹擊

史記酷吏列傳定襄太守義縱以鷹擊毛擊為治

管

音姦。玉篇。茅屬也。

選庭

庭音聽。增韻。隔遠貌。見莊子。

按。饗文雅之場。環絡藻績之府。人皆子子。我獨有餘。

讀孝經

嗚呼。吾讀孝經十八章。畢而不禁。深有味乎。其言也。夫人
自有身以後。皆當盡孝之年。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而可無
以報之乎。雖然。報者有盡。而不報者正無盡也。惟其然也。

獨標真諦

更深一層

見解詩外

傳

無古今中外一也

故曰體之奉非孝也。順親為孝。勞力之用非孝也。顯親為孝。世之論者每以忠與孝並重。不知忠屬人為的。君臣以義合。不去。合則而孝乃天性的。天固不得以人而冒之也。且世庸有不仕之人。斷無無親之人。然則人子之於父母也。終其身之謂也。非敢言報也。言報而已。非孝之至者矣。嗟乎。樹欲靜而風不甯。子欲養而親不在。曾子曾深痛之。孔子之以是告之者。蓋亦謂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非第為一時一人告實為天下萬世告也。凡為人子者宜如何深體而力行之耶。

統體醞釀深純。無一叫囂氣。理境題之極好模型也。

石門下馬
氣如虹

折筆須學

聖人之言
不可誣也

子龍一身
都是膽

大勢至此
一頓

華盛頓論

獨立者貴種之民族也。奴隸者賤種之民族也。方美之受英羈絆也。苦英之苛稅與其一切奴視人民。遂有十三州獨立之舉。而華盛頓乃於是時一躍而為元帥。夫以一平民為元帥。誰不驚且懼者。然而華盛頓則謂欲脫奴籍。必求獨立。欲求獨立。必經決鬪。所謂自由。以流血購之者也。迨其後。與英人交綏。出入於槍林彈雨者七八年。英卒無如之何。而斬新偉大之共和國。遂湧現於地球上。嗚呼。豈不盛哉。藉使當日者。華盛頓稍一退讓。化化然不敢與英人抗。則十三州如火如荼之國民。長屈伏於英政府權力。

無赫赫之
功者亦無
鼎鼎之名

用筆跳脫
異常

花放水流
筆無停機

是擒賊擒
王肘人肘

之下雖至今猶奴隸可也。而華盛頓巍巍之銅像其高出雲漢者又何自而動後人之流連慨慕耶。嗚呼陳涉有言王侯將相甯有種乎。吾念華盛頓而心益怦怦動矣。

筆力橫絕。文情恣肆。可當露布。可代檄文。

振興實業論

吾國之言實業久矣。其不見振興者何也。或曰母財之缺也。人才之乏也。雖然此其果也。而非其因也。因者何。則無良政治為之利導也。無良政治則雖有母財也。人才也。而實業之振興者無幾也。曷以故。凡一事之成立也。必有種種機關為之輔政治者。總機關也。未有總機關不進行而

立憲國之
政府為國
民所造成
故結處連
類勸之

氣機流走
數語吐出
計繁

其他能進行者也。嗟夫窮者亂之端也。彼各國之張大實業也。誠知救窮已亂之無逾於此也。而吾國民鑒於舊政府之腐敗鋤而去之。改組新政府。欲造成一完全之機關。以為提倡實業計。此時不亟圖振興。恐後此無振興之日矣。我新政府其果何以副國民之望耶。我新國民其亦何以贊助吾政府耶。

實業不興。歸咎政治。深得題竅。文亦駿快絕倫。

救國論

國步艱難。外患益迫。世之扼腕談時事者。復曰國危矣。國亡矣。嗚呼。徒言國危。徒言國亡。亦果曷補哉。大凡國之危。

憤以翻騰
之筆取勝

活潑潑地

沈痛語不
是切責國
民乃深望
國民也
極力鞭策
我國民其
聽之

必有其所以危國之亡。必有其所以亡任其危焉。任其亡
焉。無有一出死力救之者。而國乃真危矣。而國乃真亡矣。
且夫吾國非果不可救者也。第不能救之於未危未亡。而
僅僅救之於將危將亡。已大虧國民之責任矣。雖然。至政
府不能救吾民。乃起而救之。猶未晚也。以為晚焉。而
一奮即餒。仍如前此之泄泄沓沓。置一切安危存亡於不
顧。是其罪更無可稍贖者也。何也。昔之所謂政府者。盤踞
朝廷。任情專制於國民。猶可少恕也。若既易專制為共和。
而吾四百兆之同胞。撫有此壯麗之河山。復不能同心共
濟。將何以為國。何以為民。耶。國民國民。盍為國自愛。

註釋

賞

音世。漢書注。謂寬其罪也。

抑揚抗墜。其筆如游絲盪空。隨風飛舞。是不規規於文法者。

論鐵血主義

願國人無忘伴公之言

其詞晦昧其光熊熊

凡為男兒不當如是

德相俾斯麥之言曰。世界無所謂公理。無所謂公法。黑鐵。耳。赤血耳。吾聞其言。而神為之竦。而膽為之壯。何則。世界。百物無價值者。也。惟鐵與血。最有價值者。也。張子房之為。韓報仇也。以鐵錐。錐秦始皇。此鐵血主義之見於古代者。也。安重根之為朝鮮報仇也。以手鎗。鎗伊藤博文。此鐵血主義之見於今代者也。均之皆愛國男兒也。雖然。鐵血主。

耶
項莊舞劍
神注沛公

筆勢翻湧
潤

請少康宣
玉作陪
點出光武
用筆洒落

義用之於個人猶嫌其小也。用之於軍隊乃真沛然莫之能禦矣。自民軍起義於鄂中。全國響應。外人方刮目視之。乃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絕。破壞有餘。建設不足。於鐵血主義。猶不能磨錯焉。堅持焉。是得毋為我國民之缺憾歟。吾念俾公而不禁殷然有餘望也。

其氣磅礴。其詞充毫末。段為新國民勛。尤稱樂石至言。
漢光武中興論

吾國之中興者多矣。夏之少康。周之宣王。其著者也。吾於漢得光武焉。夫天下者。漢之天下也。王莽何人。乃竊據之。乃久竊據之。其心目中幾無漢矣。嗚呼。凡屬漢人。能毋恫

救民水火
方是真王

天職宜容
放棄

公仇私仇
界限劃然

光氣熊熊

於中耶至若光武者本帝室之裔起兵復仇為漢亦為民也何也漢一姓也民萬眾也為一姓復仇私也為萬眾起兵義也當是時銅馬赤眉蠶屯蜂聚輾亂天下此皆王莽之罪故誅莽以興漢興漢以救民光武之天職也而或謂光武有預覩帝位之私故其兄縯被殺卒隱忍處之而不敢顯然與更始抗是殆未知光武者也光武以為吾之仇乃王莽而非更始也夫更始易與耳若王莽則竊漢之天下者久罪惡貫盈使民嗷嗷今日屠之正其時矣嗚呼光武可不謂人傑哉

抱定救民立論柱義方大至文之票姚恣肆吾欲於史

記各傳贊求之

秋日旅行記

先將全題
揭清

工於寫景

於此知稼
穡之艱難

有軍國民

思想

神情如繪

枕流漱石

見世說新

語

步驟井然

文之妙亦

不減化工

某日早膳畢。先生命各級學生。排隊出校。為秋日旅行時。則重陽天氣。菊有黃花。秋風嫋嫋。襲人衣襟。過一村落。見農夫相率刈禾。露猶滴。桿有立而觀者。謂學生步伐整齊。精神煥越。頗曉尚武焉。前臨小溪。橋影如弓。水聲淙淙。其清澈底。游魚往來可數。未幾。傍一古寺而行。彷彿有高人逸士。枕漱於此。揚子雲謂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是也。日既亭午。就樹陰小憩。出雜食充腹。為午後游山計。遙望前面。岡巒紅葉飛舞。如天半雲霞。忽起忽落。化工之妙。有如

隨意扯入
都成文理
讀書之不
可不博也

作竟日之
游已不及
歸故補寫
投宿一層
是文之綿
密處

筆所未到
氣已吞
搏統有力

是者俄而登阜。陟巘。舉目一望。穹宇清寥。有鴻雁自北來。好整以暇。作人字形。學生覽之。如古人觀蛇鬪而忽悟學書之理焉。山中橘柚紛披。薯蕷滿谷。翠檜葱柏。臨風寫韻。農家之樂。與世迥殊。無何夕陽欲墜。人影繚亂。迺抵友人。家投宿。翌日振隊返校。泚筆記之。

文家有烘雲托月一法。此題美無故實。而寫得如許熟。開全由烘托得妙耳。

雷賽布斯開蘇彝士河論

吾嘗謂古來建大功。成大業者。決非可期之旦暮之間也。必其人。有堅忍不拔之志。而又饒之以資。金寬之以歲月。

從對面着想愈見成功之不易

正面只說得四字題理已足

頓宕生姿

收筆有帆隨風轉之妙

然後功可建業可成也。當雷賽布斯之擬開蘇彝士河也。人人難之。以為如此極大之工程。雖傾全國之財。亦未見其有效也。然而雷賽布斯奮其雄心。揮其剛腕。說土廷說英國。斷必達其的計。前後所糜不下數千萬金錢。僅迺告成。迄今航行便利。票價騰湧。人人頌雷賽布斯之功。不哀而不知其當日之苦。神焦思實。有度越尋常萬萬者。嗟乎。此亦豈小丈夫之所能為哉。夫人苟能以雷賽布斯為法。又何功之不建。何業之不成。蘇彝士河。特其片影也。然要非偷安旦夕者之所能企也。

精力彌滿。議論宏放。願吾全國青年。崇拜雷公。天下事

視綱等領

將現今時
弊傾倒出
之高新難
之擊筑無
若蒼涼
聲調也

尚可為也

與友人論卻外患書

來書謂外患之岌如颶風駭浪不易撐持。某以為此猶未也。弊在內訌之未靖與內治之未修。請言內訌黨派紛爭。朝局水火。就吏職者類皆存五日京兆之想。非因循即顛預政。烏乎理名為政客實操私見。開會集議徒事喧呶。法烏乎立中央。主集權地方。主分權北蒙西藏。迄未有定國烏乎安。此其大可患者一也。請言內治。財政棼亂。元氣凋敝。將何以救之。實業未興。飢民滿目。將何以生之。教育幼稚。道德墮落。將何以挽之。將悍卒驕聽之不可去之。未能

平惠軒書
氣象尤昌

如游龍戲
海不可捉
樸

此意未經
人道

將何以處之。此其大可患者二也。且夫殷憂者啟聖之機也。多難者興邦之漸也。吾國民能臨危知懼，協力圖存，舉內病而一一祛之，則雖有外患，吾不懼也。且外患亦必不來也。藉曰來焉，而以吾之元氣彌滿，未聞有小不調適，而不一夕霍然者也。詩曰：「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此蓋言有備之無患也。若云卻焉尚非正本之道也。書不盡意，率貢狂愚，幸裁覽焉。某白。

註釋

內訌

音洪。詩大雅。蟲賊內訌。傳云。潰也。箋云。爭訟相臨人之言也。

五日京兆

言任職不久也。漢張敞為京兆尹，被劾。其掾絮舜，以五日京兆視之，敞棄舜市。

措詞瞻雅，運筆道健，讀之於國勢民情，瞭如指掌。

民氣說

用筆悍鷲

陋儒暴君
令人髮指

史記之游
俠傳刺客
傳不可不
讀

悲哉秋之
為氣也

國之存亡係乎民。民之強弱視乎氣。人而無氣者其人固不死。國而無氣者其國固不亡。是故欲造偉大之國民。必先有強壯之民氣。悲夫。吾國數千年來一民氣消沈之時。代也推尋其故。一由於陋儒之束縛。二由於暴君之摧鋤。積習既深。成為天性。吾嘗謂三代以下民氣最盛者。無過於漢。彼時去戰國未遠。烈士游俠遺韻猶存。試檢遷固諸書。則所紀尚武好鬪。舍身殉義之風。彌望而是。至近數百年。專制政體愈進化。而民氣亦愈萎。疲幸而天誘其衷。人心未死。大革命之風潮驟起。而四海之內雲集而景從。彼

瀾蕩澎湃
大氣彌綸

東亞主人

何由知非

我耶

快論

中國人不
知尊重中

數百年來專制之淫威卒為數十百健兒所顛仆嗣是合
五大民族而造成一立憲國中華萬歲之聲洋溢於耳以
如此發達之民氣誠能鋏而不舍吾知一轉瞬必能雪國
恥挽危局以為東亞之主人翁也我五族健兒其有意乎
我我崑崙浩浩太平洋非我五族健兒各露頭角各展驥
足之好場所耶嗚呼可以壯矣黃炎祖宗實式憑之
淵淵之思嶽嶽之氣黝黝之色郁郁之香願吾國民三

復之

尊重國文論

嗚呼今之最可駭怪者明明中國之人而不知尊重其本

國文字者
真是賤種

何等鄭重

數典忘祖

違言此後

無祖國之

感者非人

也

吾國文字

異時必強

浸全球今

特未至其

時耳

非無用也

實哉難也

國之文字也。夫國家之強，必有與立國文者。一國之精粹，立國之原素，國民思潮之機關，而傳布文明之利器也。試縱觀列強，有一不葆愛其國文者乎？故亡人國者，必先滅其文字。文字滅而後，國迺真亡矣。蓋文字與愛國心默相維繫，讀本國文字，未有不油然而生其祖國之感者。且祖國一切教育政治風俗人情等，無不恃其固有之文字而發表其精神。其文字之傳佈愈遠者，則其勢力範圍愈大。其文字之功用愈廣者，則其國家榮譽愈增。觀夫英文之於商業法文之於法學，蓋可知已。迺者吾國少年，偏輕視國文，重視他國文，幾疑吾國文字為無用。嗚呼！輕視國文，是

亡國賤種
有何知識

直起簡老

隱隱看他

不起

恰好比例

多請陪客

便爾熱鬧

折羊須學

輕視本國也。輕視本國是輕視自己也。夫人至輕視自己，未有不與奴隸為伍者也。願吾少年鑄此惡習焉。

至理名言，惻惻動人，毋視為老生常談也。

馮煖論

馮煖為孟嘗君市義，世嘖嘖稱之。以吾觀之，馮煖之為人，亦落拓不羈，故作此驚人之舉，以傾動一時之名公鉅卿耳。夫毛遂之於平原君也，甚至自薦之辱，亦不恤焉。彼其時士風潦倒，人格墮落，蘇秦張儀之倫，言縱言橫，類非能潔身自愛者。馮煖亦猶是耳。其居孟嘗君之門下也，苦於陸陸無所表見，至三彈其鋏，比之上客，而又窮於所報，乃

此猶毛遂
之穎脫而

出耳

所謂慷慨

人之慨者

也

從利字轉

到義字再

從義字轉

到馮煖見

得其人尚

可與言

收筆有滄

桑之感

假焚券以一鳴其奇。吾以為其為孟嘗君計，尚不敵其自為計也。何也？孟嘗君鉅萬之債，頃刻化為烏有，而馮煖之名，則震耀喧赫於一時。此其計之最工者。雖然，戰國游士，暮楚朝秦，知有利而已矣。何知有義？且義非可市也。可市者，偽也。乃馮煖於舉世混濁之日，猶知有義焉。猶知義之可市焉，則不得不謂之庸中佼佼者也。今之馮煖，何人哉？

凡作論能知翻字訣，則受用不盡。試看此篇，只末段庸中佼佼四字，為馮煖正面文章。餘皆烘雲托月之手段耳。然看去文采溢紙，則吾國四千餘年之歷史，又不可不爛熟胸中也。

冢宰制國用論

起得若遠

入題

此直行尸
走由輩進
傳之毒願
新政府並
起而除之

外債非不
可借但必
有監督機

關不令政
府妄用則

藉外資以
生利亦救

甚哉國用之不可不審也。舉全國財賦之所出入而總其
成於政府其責任之重為何如矣。禮記王制篇冢宰制國
用必於歲之杪又以三十年之通計之。古之人於財政井
井也。今也錙銖而取之泥沙而用之。承數百年來之積弊
未能一掃而空。繼以大革命後元氣虛朽。新政府岌岌不
可終日。唯今日借債明日再借以為救急之方。嗚呼。外債
非不可借也。借債而利用之則可。借債而妄用之其可乎。
且夫農民之家商賈之肆尚時計盈虛不堪逋負。豈以一
國出入之大而可糾紛不理。徒恃外債以度日耶。今日之

國之一策

民主二字

請國民自

省

代吾監督
政府大局

去矣

辨筆跡
絕倫

內閣總理即古時之冢宰也。古時為君主政體，財政之權操諸冢宰，而尚有月會、歲會，俾民周知之制。今則政成、民主，內閣總理一公僕也。公僕治事，公民得以監督之。監督無方，其咎在民；於公僕無責焉。夫不自監督其公僕，而令外人之代吾監督，嗟何及哉。

財政為國之命根，亂亦亡，涸亦亡。吾國今日之財政亂矣，涸矣，不亟清理，亡可立待。文多危辭，竦論勉政府，尤勉國民，冀免亡國之慘也。

開礦說

嗚呼。吾國之窮，至今日而極矣。然卒未有救窮之策者，何

層遞而下
如剝秋蕉

設譬最能
醒目

中國凡百
絕望惟礦
利未盡被
奪或尚可
有為也
安徽河南
之礦屢蒙
事端此誰
之咎歟

也。吾以為地上之利人盡知之。地下之利人或未知之。即
知矣。而無取之之術。則窮猶莫救也。今夫礦莫大之利也。
彼英美各國之以富鳴地球也。皆於是取給焉。而吾坐令
其積滯沈埋。徒日日憂貧。不知所以利用之。是不啻倉廩
實。府庫充。而好與乞食者游也。雖然。或勾引匪人或息借
外債。未見開礦之利。而害已伏焉。則不如蘊藏之。封閉之。
何也。未開而吾猶有望也。異時興中國者。此也。既已開矣。
而利權轉操於外人之手。是我有礦而無礦。彼無礦而有
礦。且礦既去。而土地權亦隨之。以去。此大可寒心者也。故
吾於開礦深望其成焉。惟吾國之礦能吾國人自開之。而

毋使他族之逼焉。斯不特國之福，亦民之利也。

議論明通。筆致天矯。辨礦者請書萬本。誦萬遍。

名實辨

名與實相為表裏者也。有實斯有名，未有無實而名獨存者。物質具而名繫焉，人格全而名著焉。名以實彰，實以名副。故實為先見而名為後起，吾怪夫世之驚名者。第知有名未知有實，彼若曰：名可盜，實不可盜也。吾惟盜名足矣。何踐實為喜，亦誤矣。盜名以欺人人，其為我所欺乎？即為我所欺，能保其不暴露乎？駑駘下乘也，易名騏驥，名固良矣。如失實何？鹽嫫醜婦也，易名嫵施，名亦美矣。如亡實何？

實落財亡
不敗何待

結語老練

用筆何等
靈警

騏驥自騏驥不能以駕駘當之牆施自牆施不得以鹽嫖
充之然則盜名亦胡益耶要之名由實而生有實之名真
名也無實之名偽名也吾國之盜名者衆矣彼盜名此亦
盜名相率以偽欺人乎欺己乎倒果為因無名竊名君子
曰不祥

註釋

鹽嫖

無鹽醜女為齊宣王
后嫖母亦古醜婦名

牆施

漢王牆
越西施

清而醒簡而練可為盜名者作一棒喝

運動有益於衛生說

天下有不須藥餌而可以康彊吾之身體者為何物乎則
誠莫如運動是已夫人動物之至靈者也窒其靈焉有因

亦流利亦
沈着

說到正面
仍用騰挪
之筆故不
呆板

呂氏春秋
儘多名言
不韋之客
故是可見
喚醒夢夢
並非夸言

而愁苦者矣。有因而疲廢者矣。有因而夭闕者矣。西人知其然。懼其脆也。運動以堅之。懼其悴也。運動以榮之。故其國民人人趨健。人人活潑。而有莫能禦之勢焉。乃以觀吾同胞。氣息奄奄。不絕如縷。小之喪身。大之滅種。嗟夫。呂覽有言。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此雖未嘗為衛生言之。實不啻為衛生言之也。吾同胞誠欲以偉大國民自許乎。則且昌而氣。韌而筋。礪而骨。華而血。冀與彼白哲人種無稍殊焉。異時執地球之牛耳者。舍我其誰也。衛生特其一端耳。樸實說理。不脫不黏。其文筆之峭拔。幾欲俛眎方姚。

遊倫敦水晶宮記

水晶宮三字從土人口中點出便覺大雅絕倫不同捏造

渾寫一筆詞意絡繹不圖此處矜鈞天廣樂快矣哉

慣用色掃

之華文亦

沈麗瑰瓌

自倫敦南行二十五里有玻璃巨室焉土人呼為水晶宮地勢高峻即而望之巍然若岡阜廣廈崇旃建於其上迤邐聯屬霧閣雲窗縹緲天下南北各峙一塔高矗霄漢北塔高四十丈凡十一級磚瓦椽角窗牖欄檻悉以玻璃為之日光注射一片精瑩其中臺觀亭榭園圃池沼花卉草木鳥獸蟲魚靡不備具四周隙地數百畝有商店若干所酒樓茗室隨意所之有音樂院一可容數百人彈琴唱歌諸樂畢奏幾於響遏雲而聲裂帛他若魚龍曼衍百戲並作凡一切緣繩擊撞吞刀吐火舞盤穿梯搬演變化光怪陸離奇幻不測能令觀者目注而神迷之誠異觀哉宮之

野蠻風俗
彼曾不免

乎

脫此陋習
便算文明

餘音繞梁
三日不絕

起得飄忽
作者之不
好用直筆
於此可見

中央有大劇場所演多英國古代史事戰陣亦以刀矛貴
官出巡亦乘輿儀從髣髴中華最奇者室宇可以隨時變
化儼如空中樓閣彈指即現宮內游人雖衆無喧囂雜還
之陋習凡入覽者畀以銀錢二枚游覽四日尚未能遍其
宮院之大可知已

作記以實錄為上然非用化工之筆點綴之則趣味不
永讀此作意思綺合詞藻紛披幾疑身在水晶宮矣

讀韓愈師說

悲夫師道之失傳也久矣自家有其書人私其學誰復暖
暖姝姝奉一先生之學說哉雖然人非生而知之者也生

此數事並見史記左傳等書

入題便緊

二句為原

文關鍵故

特提出

鞭辟入裏

文心靜細

非罵師乃

尊師耳

收筆冷雋

知者或自可無師。然古來聖如孔子，猶且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學琴於師襄，問官於郟子，則下此更何論矣。蓋聖不自聖，有能益聖人之所不知者，即其師也。唐之時，學風波靡，人盡以師為恥。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作師說，因抗顏為師。其曰：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則洵乎其能盡師之責矣。夫能盡其責者為師，則不能盡其責者即不得為師。然後師之名不許人以倖享也。師之位不許人以濫廁也。嗚呼！世誠得韓愈者為之師，人豈有反抗之者哉。今之師何如也。

註釋

暖暖姝姝

莊子徐無鬼篇所謂暖暖姝姝者，學一先

命意似高
韓文一着

求過使非
上選

在馬為賤
馬在人為
賤種

馬之泛駕
人之喪生

以為足矣。注。暖。吁。反。又。吁。晚。反。柔。貌。妹。昌。來。反。妖。貌。

直而不挺。屈而不詘。欲學古文。此其選矣。

說馬

韓退之說馬。謂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一似重為馬。悲者。予謂馬之超絕者。不數覲。而駑駘實比比也。夫果有以千里馬稱矣。安知伯樂之終不遇也。且千里馬本不求遇者也。千里馬而求遇。其與於不千里者有幾也。夫世不好馬。則已好。則千里耳。人之視我也。神駿我之自待也。下駟此真馬之賤者矣。馬之賤者。遇不遇。何奇。不遇。或藉以藏拙。遇之而轉。恐人之受其害也。然則世不患無伯樂而

令偽名士
羞死

鞋鞋做過

人人自失

其我即不
免為人奴

患無千里馬無伯樂於千里馬無傷也無千里馬此伯樂
之所以無如何也嗟乎如伯樂者今雖絕迹然千里馬亦
誰當之而無忝者吾正惜似馬非馬者之不堪令伯樂見
耳

此題有韓作在前幾令人不敢下筆忽得壓倒古人之
想遂滔滔汨汨推陳出新轉覺彼尚寒酸此較巖峻
與友人論自立書

某某足下今吾憂國之士仍日以國亡為慮矣某以為徒
憂國亡無益也我不自亡人誰得而亡之况我國已成為
共和國國之亡不亡國民與有責焉我為國民之一分子

我能自立
乃為真我

辛酉而達

人能自重
斯能自立

倚賴政府
非立憲國
之國民

歸重自立
語不離宗

當即以一國為己任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就我而論能具
一國民之資格毅然獨立安見人必不我若乎夫我之為
我固可以自主者也我且不自主遑問諸人故今日之我
固與國家有絕大之關係者焉就令上有元首下有官吏
一切行政機關無非為保衛國家而設而我要未嘗無協
贊之權天職所在敢輕棄乎誠使盡我天職純以剛健猛
勇之自力向前進行則又何事之不可成耶不察此點而
徒日日憂國亡於國民所以自立之道轉多放棄亦即劉
彥和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牆者也某不為也順頌時祉
某謹啟

不責政府。但責自己。此孟子所謂求在我者也。文之精

悍透闢最利揣摩

貫高救趙王論 詳見史記張耳陳餘列傳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義。也。殺。人。何。事。也。弑。君。何。罪。也。躬。自。謀。之。躬。自。蹈。之。及。事。機。洩。露。轉。欲。逍。遙。法。外。而。令。他。人。論。抵。此。豈。大。夫。夫。之。所。為。哉。當。貫。高。之。救。趙。王。也。備。受。酷。刑。身。無。完。膚。然。終。不。使。王。有。所。污。染。人。或。謂。其。激。於。意。氣。之。私。非。真。能。以。義。自。守。者。也。然。觀。其。後。泄。公。白。之。高。祖。赦。之。終。絕。肮。而。死。不。肯。泆。忍。脂。韋。以。偷。一。時。之。活。此。其。大。義。凜。然。較。諸。後。世。之。事。成。歸。己。事。敗。諉。人。者。固。大。相。懸。殊。也。

身一義字 為此題作 骨子甚合 事勢 高自言曰 所以不死 一身無餘 者白張王 不反也 沛公亦難 得方治反 獄時親友 惟恐波及 誰肯為之

游揚者

貫高為張
耳故容其

於漢王等

夷爾

此故主指

張耳言

敗有餘韻

夫。人。臣。各。為。其。主。貫。高。之。欲。殺。高。祖。視。之。猶。狗。彘。也。今。既。已。不。就。矣。則。死。固。吾。分。也。藉。使。執。禮。甚。恭。之。趙。王。而。亦。與。吾。等。同。死。微。特。無。以。見。故。主。於。地。下。豈。不。墮。名。節。而。羞。當。世。之。士。耶。吾。是。以。甚。佩。貫。高。之。義。欲。表。出。之。為。後。世。好。男。兒。之。模。型。也。

註釋

肮

寒剛切。音航。類篇。咽也。史記。劉敬傳。不搯其肮。註。肮。喉嚨也。

澳忍

垢濁也。

脂

韋

柔輓也。

作此等題。非熟諳史事本末。幾無從下筆。然則作文當

自博學始矣。

論不通國文不能通科學

全題

以提筆作
接筆又是

一法

作者之謂

聖述者之

謂明二語

見禮經

留學生聽
者

東望西林

居然要談

政法談教

有真正氣

數

有講唐太

語言之所不能達者以文字達之文字者語言之精微也
今夫科學尚已吾謂世徒撫其迹未能洞其理何也科學
之奧蹟理之奧蹟也惟宿於國文者乃能據文字以悟其
理由悟生明由明生聖能聖矣未有不能作者也若乃於
己國之文尚未瞭然徒掇拾一二口耳之學自詡謂通科
學也亦通其所通而非吾之所謂通也夫通亦何限一知
半解謂之通窮原竟委謂之通吾之所謂通者非世之新
進小生徒撫其迹而未能洞其理者也以其於國文之功
太淺也夫既於國文之功太淺則凡遇一切科學奧蹟之
處必有隔闕之者隔闕之謂不通矣世之人果欲通科學

宋為唐明
皇者即是
此段註脚

乎。其。毋。視。國。文。為。無。足。重。輕。哉。

胸。無。點。墨。侈。談。新。學。趾。高。氣。揚。自。鳴。得。意。吾。欲。若。輩。一
讀。此。文。姑。且。埋。案。毋。多。出。醜。